



中国经典名著

# 续济公传

(三)

〔清〕杭余生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八十一回 | 丞相府开宴诤圣僧 济颠僧画<br>钱戏贪仆..... | 1  |
| 第八十二回 | 笑面虎打硬赔账 秃头奴送安<br>家银.....   | 9  |
| 第八十三回 | 济颠僧脱身小憩轩 金丞相请<br>造大成庙..... | 13 |
| 第八十四回 | 建庙宇丞相起私心 泥酒坛糟<br>坊得妙法..... | 19 |
| 第八十五回 | 御史厅戏弄老虎凳 慈宁宫初<br>进丹凤丸..... | 24 |
| 第八十六回 | 圣君亲手进灵丹 高见昧心设<br>诡计.....   | 30 |
| 第八十七回 | 碧云轩计赚蕲王府 慈宁宫二<br>进丹凤丸..... | 35 |
| 第八十八回 | 济颠僧巧除两劣奴 韩毓英力<br>获二奸贼..... | 40 |
| 第八十九回 | 众奸党被困在王府 韩毓英走<br>马见丞相..... | 45 |
| 第九十回  | 相府中毓英勒据 书房内公子<br>私逃.....   | 50 |
| 第九十一回 | 听圣旨师生落难 遇盗船水寇<br>施威.....   | 53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十二回 | 杨魁连镖杀水贼 济公预算服英雄.....   | 59  |
| 第九十三回 | 师生遇救庆重生 宫监记仇谋暗杀.....   | 62  |
| 第九十四回 | 慈宁宫三进丹凤丸 济颠僧二次除奸宦..... | 68  |
| 第九十五回 | 济颠僧说帖辨疑案 周选侍传旨结冤仇..... | 74  |
| 第九十六回 | 徐天化愤气骂昏君 周选侍草诏释罪犯..... | 78  |
| 第九十七回 | 传懿旨母子起猜疑 进皇宫姊弟谋易位..... | 83  |
| 第九十八回 | 寇帑拷案定非刑 济公取供用阴审.....   | 88  |
| 第九十九回 | 凤仪馆徐焱定密计 慈宁宫选侍造蜚言..... | 93  |
| 第一百回  | 如意馆席上聚英雄 国舅府房中结叛党..... | 98  |
| 第一百一回 | 苏莲芳引荐刘香妙 济颠僧预约赵军门..... | 104 |
| 第一百二回 | 国舅家道尼作幻 韩王府师弟酬恩.....   | 111 |
| 第一百三回 | 女英雄筵前受柬帖 刘道士月下召花妖..... | 115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百四回 | 装灵官五人现呆像 摇大会七<br>点闹神通..... | 121 |
| 第一百五回 | 议救护圣僧作法 谋弑道群贼<br>进宫.....   | 127 |
| 第一百六回 | 颠和尚半路戏奸臣 猛杨魁单<br>锤救圣驾..... | 131 |
| 第一百七回 | 笑面虎毒镖诛贼子 韩毓英袖<br>箭杀奸尼..... | 137 |
| 第一百八回 | 刘香妙丢剑逃生 赵公胜出舟<br>接驾.....   | 142 |
| 第一百九回 | 猛杨魁路中拦公胜 湖西营席<br>上论圣僧..... | 145 |
| 第一百十回 | 看说帖寇桢论回銮 登御座济<br>公显神通..... | 149 |
| 第一一一回 | 雷陈同守湖西营 哈周双战赵<br>公胜.....   | 155 |
| 第一一二回 | 隔城壕杨魁救忠臣 治毒镖朱<br>猛施妙药..... | 161 |
| 第一一三回 | 韩毓英力战四猛将 笑面虎活<br>捉赛云飞..... | 167 |
| 第一一四回 | 惊噩耗老奴泪热 破西城侠女<br>机灵.....   | 175 |
| 第一一五回 | 济颠僧具帖召朝臣 韩毓英进<br>宫捉好党..... | 181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一六回 | 入宫捉拿徐父子 当殿收服赛云飞.....   | 189 |
| 第一一七回 | 孔式仪披肝沥胆 大宋君议罪论功.....   | 194 |
| 第一一八回 | 韩毓英初进昭阳院 济颠僧再入慈宁宫..... | 198 |
| 第一一九回 | 丘太监又用离间计 济颠僧暗进返善丹..... | 202 |
| 第一二零回 | 上奏折道臣定罪案 大宴会选待出尸身..... | 206 |

## 第八十一回 丞相府开宴诤圣僧 济颠僧画钱戏贪仆

诗曰：

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事到无常总是空。

水月镜花凄满目，果能参透乐无穷。

话接上传。且说大宋圣君，当殿拟了一道嘉奖旨意，即着刘差官赍赴张钦差行辕，传旨嘉奖；又听得刘差官说圣僧在张钦差处，赞成赈济水灾，真个是天花乱坠，不觉龙颜大悦，就着刘差官回京覆命的时候，把济颠僧一同宣来见驾。分付已毕，龙袖一摆，大众散朝，济公也就同金丞相回归相府。

你道这济公，他那果真到张钦差行辕传旨去吗？要论他的本领，倒也不难，只要他用点缩地法，霎时就可以到了。但是济公他另有用意，好歹正事已经办定，这个传的旨意，迟早些叫张三带回，也不要紧。兼之金丞相吃了济公的改性丸药，已有几日，药性已经谈了，他的本性渐渐的也还原了。自从朝散之后，就觉得济颠僧既幻作刘差官，圣上现今又宣济颠僧见驾，深怕他疯疯颠颠的，一径走了，把这件事情丢在九霄云外，那时圣上见宣济颠僧不到，必定要查问刘差官，我又没得法子扮出个刘差官来，将后彻底查究，岂不皆是我金某的欺君之罪吗？自己埋怨道：怎的前几日我金某糊糊涂涂，白白的代张钦差做这件绕手绕脚的事！一头想着，一头就跑到上房更换朝服。忽然心里一动，暗说道：金某这事情，已经弄错了，此时你不能再



错了，必定把济颠僧哄在我府里，等到那日，看他怎样变出个济颠僧来，见了圣驾，然后才能放他走掉。幸喜他欢喜吃酒吃肉，我只得拿这个法子来诓着他。

主意已定，金丞相便换了一件团花锦边的便袄，扎了一顶花角便巾，连忙走到厅前，对济公说道：“连日下官因张钦差的公事，不能陪着圣僧吃酒，幸喜这事今日已经妥当了，圣僧见驾，大约还有几天耽搁，我们就此可以吃他个醒不醉、醉不醒了。”济公听他这番话，心里早已明白，便拍着手呵呵的笑道：“好呀，妙呀！”一面说，一面笑，一面又用手一上一下的抓喉嚨说道：“痒煞了，痒煞了！我们快快的吃酒罢！”金丞相看见这个样子，心里实在呕气，嘴里却不敢得罪他，只得分付家人赶紧握席。几个家人手忙脚乱，就在当中圆桌上设下两副杯筷，摆个对面势儿，连忙跑至厨房，拿酒的拿酒，捧菜的捧菜。济公此时却坐在迎门一张圈椅上，斜着半边身子，眼睛望着外面，嘴里唱着道：“呵呵呀，呵呵呵，宰相堂前酒客多。不是酒客多，不是酒客多。常言道，量大福便大，宰相无如酒客何！”正在唱着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家人，提着一壶酒，才进仪门，济公连忙迎上去一手把酒壶抓来，跑到正面席上，朝下一坐，一连倒了三四杯，连唱是唱的，望着金丞相说道：“喝呀，喝呀！”金丞相忍气吞声的在对面坐下。当下厨子送上菜来，恰好是一碗烤肉，济公连忙拿一双筷子，站起身来，东一捣，西一捣，把双筷子上，捣了有四五块四方的肥肉，张开嘴来朝里面一送，筷子朝外面一抽，满嘴的大嚼。呵着舌头，又朝金丞相说道：“吃呀，吃呀！”



这边济公连不住的酒儿向儿，那边金丞相满肚忧虑，举杯对济公道：“请问圣僧，那日圣上降旨说宣圣僧见驾，到了那日，圣僧岂不是又要做自己，又要做刘差官，这便怎么扮呢？”济公被他一提，朝自己身上一看，不觉扑哧的一笑，说：“怪道今天身上不爽利哩，原来这些痲瘟衣服，我穿不惯。”站起身来嚷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进朝的辰光换下来的宝衣，都没有了，多半被贼子偷去了。”话言未了，只见一个家人连忙绕到席后，弯下腰来，在东炕底下，把一件破袖、一顶坏僧帽拖出来，连灰带唾的，提到济公面前，说道：“师傅不要作躁，宝衣在这里呢！”济公接来更换，卸去军官的服式，换上僧人的衣帽。不料他那双筷子始终舍不得离手，刚来套那件破袖，巧巧的被筷子绊住。恰好此时上的一样菜，是金丞相特为恭维他的一盘腌狗肉。他便急了，无论筷子绊不绊，用力的把手一送，只听嚓的一声，袖底下撕了一个大洞。他却问也不问，随即坐下，那双筷子儿又叉起来了，就把金丞相适才所问的话，也就忘掉了。金丞相实在纳闷，只得又把前言再说一遍。济公便说道：“大人不必作慌，我有四句言辞，你听我道来：‘能为刘军官，何愁没济某？一己化三千，佛家真妙果。’”济公说完，又咂着嘴说道：“请呀，请呀，好狗肉呀，好狗肉呀！”按下济公同金丞相吃酒不提。

且说张钦差自打发济公同张三送折进京，心里提在口里的十分忧虑，不晓得这擅动仓谷的罪名，可能宽恕？诓约他们的事，好坏也应派办妥了，怎么到今日毫无音信？而且济公的法术甚大，如其事情顺手，他眼睛一闭，就可



以给个喜信来了；今日没得信息，只怕是有点不妙呢。张钦差正在那一面想着，一面用指头掐算日期，忽听外面人声嘈杂，只见一个执帖的家人，慌慌张张的进来禀说道：“大人快些更换衣服，外面圣旨到了。”张钦差说：“你们快快预备香案。”嘴里说着，心里忐忑忐忑的，走到后面，头带一顶银翅乌纱帽，身披一件方补大夫袍，腰束玉带，脚踏朝靴，抢步走到仪门之外，但见香案业已摆得齐齐整整的了，当中立着一位二十多岁小太监，两旁立着四位军官。张钦差连忙抢步踏垫，三跪九叩已毕，俯伏在地，口呼“万岁”说：“微臣不知圣旨到来，有失远迎，伏乞赦罪。”但见上面说道：“张钦差敬听圣旨。”便启诏读曰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咨尔钦差张光明，平望镇大水为灾，破例救民，不畏艰险，具征胆识，已着刘差官传旨嘉奖。但据刘差官查覆回奏，称有西湖灵隐寺济颠圣僧，斡旋赈务，极见神通。

虽磐悬之免灾鸿，而锡挂闻犹立鹭。仰传明谕，速即来京，俾朕躬亲捐其菩提，兼圣母立待其治疾。若已与刘差官束装就道，即着勿议。钦此。

张钦差听圣旨宣毕，复行九叩谢恩，立起身来，让太监来至大厅，分宾主坐下。献茶已毕，小太监说道：“咱的张大人儿，你干的这水灾的事体，主子十分契重你得很呢！但是国太的病重得很，听说有个什么圣僧住在咱的张大人儿这里，主子宣他去替国太儿瞧一瞧病。咱家也不能久停，就请咱的张大人儿照旨意上的话，叫那个圣僧儿快快去罢。咱们也就告辞了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任外就走。张钦差连声喏喏，送出大门，候着太监跳上坐骑，把手一



拱而别。看官，这个太监到也奇怪，难道他连程仪都不想一点儿吗？其中有个原故，他在京晓得这济颠僧最会挑人的是非，见得圣旨上为的是请济颠僧替太后看病，深怕日后他疯疯颠颠的说出来。而且张钦差的出手，也不得大，所以不若慷慨点，反觉干净。

闲话体提，且说张钦差自太监转回之后，十分诧异：何尝有什么刘差官来复查？又何尝有什么刘差官来传旨？而且圣僧已经在京里了，怎么旨意上又叫我着他进京？好生叫人难解。还有一件难处呢，现今圣僧尚不知在京里何处，太后有病，又是极要紧的，我又没处去寻他，这便怎么是好呢？到此地步，张大人把旨意上传旨嘉奖喜欢的事体，都忘却了，反把召见济公的一段难处，忧愁不尽，把一道圣旨，摆在面前慢慢推想，实在想不出方法来。直到黄昏以后，点起灯来，仍然垂着头想这旨意上前后的道理。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忽觉得耳朵里有人叫了一声“老爷”！抬头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原来张三回来了。张钦差一见，忙问道：“圣僧在那里呢？”张三回禀道：“他还在金相府里，不曾回来，现在一信在此。”说着就由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，双手递过。张钦差连忙拆开来看，以为上面办事的节略，断写得清清楚楚的了。不料拆开一看，只有传旨嘉奖的圣谕一道，以外但有三指阔一小条纸。条上一字全无，顶上画了一人在那里睡觉，下面画了两个酒坛子，一把铁锥。张钦差更加诧异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张三因何一个人先行回来的呢？只因济公在金相府刻刻酒肉，已过两日，这天金丞相退朝，忙至厅房向济公说道：“恭喜圣僧，医道上添了大生意了。昨夜太后



忽然重病，今早圣上特着青宫小太监捧旨，按排递走法，到平望张钦差处召圣僧，入内医治。”济公其时已在此吃第二顿酒了，听得一说，连忙把酒杯放下，站起来就走。金丞相忙拖住问道：“圣僧往那里走？”济公道：“我到皇宫看病去呢！”金丞相道：“圣僧这怎么能毅呢？皇上的事体，处处要归资格。他才着人去召你，你到由平望来了，这不是件岔事吗？”济公被他说了，发呆半刻，掉转身又往外走。金丞相又拖住着急道：“不要走呵，我的话不错啊。”济公道：“我不是进宫，我要到平望走一走，恐怕他到张大人那里宣我，张大人又不晓得我在何处；兼之前次嘉奖的圣旨，还在我刘差官腰里，张大人还同在梦中一样，我怎能不去走走呢？”看官，若照济公这样说法，金丞相就该让他走，才近人情。但是金丞相有个鬼心，深怕济颠僧走了，他把个刘差官缴旨一层忘掉，自己吃担不起。所以务必诓约日期，要等他把这件事了结了，才能让他出门。因此间说济公要到平望，又复扯住道：“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们的酒还不曾吃得毅呢！圣僧如实在不放心平望，现张大人送奏折的张三在此，何不着他先回，通个信去，也就罢了。”济公一听，说声“妙呵，妙呵”，遂放开一条念“叭迷吽”的喉咙，喊了几声张三。那丞相府由正厅到门房，这条两道很远，张三怎能听得见呢？济公见张三不应，又含了一口酒说道：“且润润喉咙再喊。”大众家人在旁边就同看笑话一样，倒是金丞相不大过意，忙向家人道：“快去把张三叫来。”

不上片刻，张三来到，向金丞相打了一个千儿，朝旁边一站。济公见张三这般光景，好生呕气，心里说道：你



瞧不起我吗？等我就弄点小苦你吃吃！一面想着，一面向张三道：“俺的张家人老爷，今天你要回去了，奏折的事情谅你不是个聋子，你总听见过的了。你回去见了张大人，谅你不是个哑吧，你总会讲的了。单有太后召我看病，你不晓得。总之你见了你家大人，你直接叫他安心睡觉，就说京里天大的、芥子大的一切各事，总归和尚办就是了，这是你晓得的。我这双手是不能离筷子的，我这张嘴是不能离酒杯的，怎么有功夫细细写信呢？”说着站起来，在旁边桌上见一枝秃笔，遂拿来，又在窗子上撕了一块纸，鬼画符似的一顿臭画。又在腰内把张传奖旨意掏出，乱头烘烘包起，张开嘴来湿点唾津一贴，外面写了个“张钦差收”，向桌上一甩，说声：“去罢！”张三连忙持信在手，心里想道：这个瘟和尚，好好大人赏我五六十两盘费的银子，这番出差，本有个大大的落头，不料被他骗了去买装尸的衣服。今日他大模大样的说声“走罢”，难道我张三讨饭回去不成？呆了半晌，忽然有了主意，说道：等我就拿他丢丢脸，煞煞我的气。主意想定，遂近前叫声：“济师傅，今日你叫我回去了，这是师傅晓得的，我身边的路费，皆被你那一朝我磕头作揖的，借去买衣服了，请你要还我呢！”济公听他说着，心里早明白了，便望着张三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有路费。你伸手过来。”济公复拿了那枝秃笔，在他手心里画了一画。说道：“路费有了。”张三不解其故，正待发言，忽见手心里现出一个大钱，心里倒也奇异，因说道：“就着是一文钱，也不彀用，请师傅总要把银子还我呢。”济公骂道：“穷囚！你还愁不彀用吗？你权且拿拿看！”张三便依他用左手去拿，但见拿掉一个，



又是一个，直至要多少，拿多少，张三喜不自持，心里想道：这回子我到家去发了财了，可以连夜里都不睡觉，把些钱拿下来，慢慢的用了；就是死了，把一只手，叫子孙砍下，真个是万代富贵了。张三便连忙取了信，朝金丞相、济公打了一个广概千儿，往外就走。到了门房，又对大众家人说了些叨扰套话，辞别向外而行。

匆匆出了都城外面，已有未初的时候，腹中已饿，心里想道：我这几日腰里分文没得，实在穷得难过。可喜今日有只聚宝手，不妨跑到茶馆里去，大吃他一顿，然后上船赶路。主意已定，巧巧的街旁有家大徽州馆子，招牌上写的是“徽州如意馆，面饭荤素，一应俱全”。张三便跑入馆内，拣了张朝南桌子，当中坐下。但见堂倌左手打了一盆面水，右手泡了一碗雀舌盖碗茶，摆在面前，问道：“客人吃什么菜？还吃酒吗？”张三暗想道：平日间老爷请客，诸样剩菜总有得吃，单单鱼翅不曾剩过，我今朝既有用不尽的钱，不好快活快活。因说道：“你代我烧一小碗清翅，另外配一碗鸡汤，打四两花雕就是了。”堂倌随即喊下，不上一刻，酒儿菜儿，一一送到。张三便自斟自饮，实在欢喜。酒已吃完，饭又装到，张三狼吞虎咽的吃了个足兴。净了脸，喊堂倌算账，共计银三两八钱，化钱七千六百文。张三遂把脚一叉，衣裳一兜，左手向右手，连抓是抓的，只见钱往下直滚。心中正喜，忽然觉得手上的钱抓不动了，却也奇异，说声：“抓不下钱了！”心中着实慌张起来。那堂倌见他抓零钱，疑惑他开发小账，偏偏伸着手在那里等他，张三直急得面红耳赤。不知怎样出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二回 笑面虎打硬赔账 秃头奴送安家银

却说张三见手上的钱抓不下来，心中好生作躁，只得把抓下的钱，数来数去，只有一百大钱。忽然心生一计，把这钱向桌上一甩，说声：“这是赏你们的小账。”自己一摇二摆的走到门口账柜前，说声：“写金相府的账，烦你注个‘门公张三’。”那管账的把他上上下下一阵看，说声：“张门公，请你老人家给了钱罢，我们小店，没得城里的账。”张三故意的把眼一睁，大骂道：“瞎眼的囚徒！难道堂堂的相府，少你家的钱不成？”在张三的意思，以为吓他一吓，就可以写下账了。那晓得这位管账的，很有点来历。他本是绿林的出身，生就的一派软劲，无论遇何等事，他总是软上前，等到他发作起来，大约是死多活少。所以人代他起了个外号，叫做笑面虎杨魁。他是杨家将的旁族，并且粗通书算，善使一柄八角响锤，还有三支毒镖，百发百中，江湖上夜行的功夫推为第一，年才二十一岁。若论他的形容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真个是白面书生。十六岁上父母双亡，便做独行的买卖，专与贪官污吏、旁门左道为难。只因去年秋间，在西湖边路遇刘香妙，给了他一毒镖，结下了深仇大怨，这片如意馆是他家娘舅开的，所以来到此处，代他管管账，暂避风头。今日张三遇了他，要说是韩相府、李相府，那怕就说张钦差路过的家人，这片账倒还可以欠得去；单是金相府，他晓得他家由主人起就贪赃弄权，门里没一个好人，所以便偏偏的不欠了他。



闲话体提，且说杨魁被张三一顿发作，他还是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张门公，我对你说明白罢，骂也是要把钱，打也是要把钱；相府也是要把钱，王府也是要把钱。”张三见他说的话来得又软又硬，心里又躁又气，但估量他不过一个饭馆的管账的，总不敢真同丞相府的人为难。想着，便斜着头，指定杨魁道：“你真个不写账吗？”杨魁又笑道：“门公爷，你错了，要钱还有假话说吗？”张三怒骂道：“王八蛋！既不写账，你跟咱老子去拿钱。”说得慢，来得快，伸过手去一把，就来抓杨魁，说道：“跟咱老子到相府里去！”杨魁到这地步，实在忍不住了。见他手来向近，就用两个指头，轻轻的拈着他一只手，身子一劲，站上柜台，把他提在空中，小鸡的一般，一蹶一蹶的。这时门口看的人也多了，杨魁就同做把戏说厂子一样，一手拎着他，一手指着他，就把他怎样讲究烧鱼翅，怎样讲究要好的花雕，怎样不把钱，怎样硬写账，说了个正理。大众也说道：“既这样讲究法子，早点叫他把钱。”还有的说道：“既腰里没得钱，怎么还这样好吃呢？难道人家的鱼翅是偷来的吗？”

杨魁见大众评论，自己的理站得足足的，便把张三往柜台里一甩，骂道：“狗娘养的！你把你家金丞相请得来罢，老子且打死你再讲！”也就腾身而下，抡起拳头就往下打。杨魁正待下手，只见里面跑出一人，年约五十多岁。你道此人是谁？就是杨魁的娘舅。忙叫道：“且慢打，待我来问他。”便轻轻走到张三面前，说道：“朋友，你究竟把钱不把钱？如钱不彀，就少的也无妨，要是执定写账，那我就不问了。”



却说张三先前看见杨魁和气生财的样子，以为是个软口，及至被他站在柜上拎了多时，也就晓得他的厉害了，听得来人这话法，只得见风挂帆，说道：“在下身边，实在一文俱无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一文俱无，怎么又这么讲究吃呢？”张三便立起身来，垂泪说道：“非是在下好吃，实因吃的这济颠和尚的亏。”那人听了诧异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济颠僧是位圣僧，怎把亏你吃呢？”张三道：“此话甚长。我实对你老人家说罢，在下本不是金丞相府的，是平望张钦差行辕的家人，因水灾公事，同济公和尚到金相府来送奏本。今日公事已毕，又同着回平望行辕，他叫我把路费五十多两银子，收在他身边。他说他的神通广大，免得被人抢劫，在下信以为实。不料走到城中，他忽然说道，你先走罢，都城外如意馆烧鱼翅最好，比狗肉好吃得多呢。你先去把酒儿菜儿办好，我随后就来。在下并且怕他做空子，就说道：‘你要把点银于与我，才好办呢！’他说道：‘银子难拿呢。’就教我伸只手去，他拿了一个铜钱，向我掌心里一摆，说道：‘你去用罢，要一千就一千，要一万就一万。’在下初不相信，他叫我用手去拿，那知拿一个，又是一个，滚滚而下。在下所以听他的话，就到宝馆叫菜守他。见他许久不来，我只得自己受用，横竖有钱会账。那晓得会账的时辰，先到要一是一的，钱往下直滚，到得一百个钱之后，忽然停止，任凭你把手掌肉掐破了，都不得下一文来了，所以只得权且写账。你老人家如不相信，现今手上还有一钱可凭。”说毕，便伸出手来。大众见说，均挤上来观看，见他掌心里果贴着一文大钱，抓都抓不动。



内中又有位老者说道：“这件事我明白了，大约总是你言语中得罪了圣僧，他有心拿你耍耍的。你如不信，你赶紧望空跪下，陪他个不是，保管还可以取得下钱来呢。”大众见这说法，到也将信将疑。单是张三觉得也只得这个法子试试看，连忙跑出柜外，朝空跪下，说道：“小人设有冒犯圣僧之处，还求圣僧包涵，可怜小人今日也被人骂过了，也被人打过了，就有冒犯之处，求圣僧开一点恩罢！”说毕，向空叩了四个响头。看的人这一派笑声，如同潮水一般。可又作怪，自他祷祝之后，爬起来用手抓钱，直接一抓几个，满地直滚，不到一刻，面前堆了一堆。杨魁甥舅以及好耍的人，皆来帮他数，数到末了，恰恰的七千八百文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再要去抓，又抓不动了。看的人莫不惊异，一哄而散。

张三含羞带愧的，出了馆门，忙赶上苏州班船，直向平望赶路。沿途却喜船钱饮食，皆从手上抓下，但是到了数目，要想多一个，是万万不能的。这日已到镇江，这张三的家眷，却住在镇江荷花池，因顺便家去望望，还想顺便跑到家中，把手上的钱，连夜的抓点下来，留着用用。那知到了门口，刚用这只右手敲门，忽听叮当一声，手上落下一个钱来，再朝手上一看，那手上只剩了一个黑墨圈儿。家中听人敲门，连忙开门，见张三回来，一个个皆欢天喜地的，单是张三垂头丧气。心里想道：如其瘟和尚不把我的银子弄去用掉，今日回来，何等高兴；现今身边分文俱无，这便怎好？一头想着，一头叹气，但听他的母亲问道：“我的儿呀，你今次回家，这般不适意，是何缘故？”张三道：“不要提了，这件差使，吃了苦了！”母亲道：“人

